

百花洲文库

便当的婚姻

〔英〕毛姆 著

多人 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便当的婚姻

[英] 毛姆 著

多人 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南昌

百花洲文库(第四辑)

便当的婚姻

[英] 毛姆 著
多人 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第四交通路铁路东路)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 1/36 印张 6.333 12万字

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250

统一书号: 10110·416 定价 1.00元

目 录

为了名誉.....	(1)
便当的婚姻.....	(26)
外表与事实.....	(49)
恩爱夫妻.....	(73)
上校太太.....	(95)
简.....	(125)
蚂蚁和蚱蜢.....	(165)
万事通先生.....	(171)
诗 人.....	(181)
大 班.....	(188)
珍 宝.....	(198)

为了名誉

几年前，我在撰写一本关于西班牙黄金时代的书时，有机会重读了卡尔迪隆^①的戏剧作品。其中，有一个剧本名叫《El Médico du su Honra》，意为《珍惜名誉的医生》。这个剧本内容冷酷，读后使人不寒而栗。但重温这个剧本，却使我回想起了好几年前的一次邂逅相遇。那次相遇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是我平生最奇怪的经历之一。那时我还很年轻，我去到塞维利亚作一次短暂旅行，观光当地的基督圣体节庆祝活动。时值盛夏季节，天气酷热难熬。在那些狭窄的街巷里，当街支着宽大的帆布帐篷，倒还有惬意的阴凉之处；但在广场上，可就骄阳直射，无处躲避了。上午，我观

^①卡尔迪隆（Pedro Calderon de la Barca，1600 — 1681），西班牙戏剧家，写有喜剧120部，宗教剧80部，代表作为《人生如梦》、《查拉美亚的法官》等。

看了仪仗队的游行。果然场面盛大，蔚为壮观。当圣饼在庄严的气氛中抬过时，人们都跪拜在地，身穿全套制服的民警们一齐向天主立正敬礼。下午，我随着密密麻麻的人群到了斗牛场。那些卖香烟的和干针线活的姑娘们，在乌黑的头发上插着石竹花，她们年轻的情郎们也都穿上了节日的盛装。那时，西美战争刚刚结束，穿绣花短上衣、紧身裤，戴宽边低顶帽还很时兴。人群不时被骑着马的斗牛士冲散。这些租来的可怜的马都骑不了一个下午就得垮；可马上的骑士却在为自己华丽的衣衫洋洋自得，并和那些爱开玩笑的人打趣逗乐。旁边，一长列破旧的马车满载着斗牛迷们，熙熙攘攘地从街上驶过。

我去得很早，因为我喜欢看汹涌的人流络绎不绝地进场，逐渐把偌大的斗牛场挤得水泄不通。那些太阳底下的便宜的座位，这时早已坐满了。男男女女们都不停地扇着扇子，那无数把扇子构成了一幅奇特的景象，就象一大群蝴蝶在扇动着翅膀一样。我坐在阴凉处，这里的座位入座要慢一些。但即使在这儿，你想在角斗开始前一个钟头来找个座位，也是颇不容易的事哩。没过一忽儿，有个男子在我面前停下步来，他笑容可掬地问我能否给他挤出个位置。待他坐定之后，我侧目向他瞥了一眼，见此人衣冠楚楚，穿的是英国式服装，那派头象是

个有身份的人。他的手长得很漂亮，手掌虽小，却刚劲有力，手指又细又长。这时我想要抽烟，便掏出自己的烟盒，并出于礼貌起见，顺手也递给了他一支。他接了我的烟，用法语向我道谢。显然，他已看出来我是个外国人。

“你是英国人吗？”他问道。

“是的。”

“你干吗不离开这儿，去外地避暑呢？”

我解释说，我是专程来这里观光基督圣体节的庆祝活动的。

“不管怎样，你必须到塞维利亚来，才能看到这种景象。”

然后，我便随意谈起那些从各地蜂涌而来的观众。

“但没有人会想到，西班牙曾经为丧失了她的帝国的一切而流过血；而现在，她那古代的光荣只不过徒有虚名罢了。”

“现在留下的东西也还不少呵。”

“只有太阳、蓝天和未来了。”

他讲话时神情冷漠，仿佛他的祖国的衰败沦落与他毫不相干似的。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便默不作声。我们等着角斗开场。包厢即将坐满了。披着镶有黑色或白色花边的披巾的女士们纷纷走进包厢，她们把马尼拉披巾垂搭在栏杆上，构成了一幅

五彩缤纷的帷幕。每当一个出众的美人露面时，场内便响起一阵掌声表示欢迎，而那位美人呢，也落落大方地向大家点头微笑。最后，斗牛的主持人进场了，乐队奏起乐来，身穿绸衣、披金戴银的斗牛士们光彩夺目、大摇大摆地绕场一周。一会儿，一条大黑牛冲了进来。虽然那惊心动魄的比赛场面完全把我吸引住了，我却注意到，我的邻座依然冷冰冰的不动声色。每当有斗牛士倒下，那激怒的牛向他顶去，而他又奇迹般地从牛角下躲开时，成千上万的观众都嘘出一口气，不禁跳将起来。但我的邻座却仍然无动于衷。最后，公牛被杀死了，用骡子把它的庞大的尸体拖出去了，我才精疲力竭地重新坐了下来。

“你喜欢看斗牛吗？”他问我，“大多数英国人是喜欢看的，虽然我发现他们在英国国内常对此严加指责。”

“谁能喜欢使人恐惧和恶心的事情呢？我每次看斗牛，都发誓下次再也不看了。可以后又照样地看。”

“这是一种对别人的危险幸灾乐祸的疯狂的好奇心。也许它是人类的天性。古罗马人养有斗剑士，现代人演闹剧。也许在流血和折磨中寻找乐趣是人的本能吧。”

我没有直接回答：

“你是否认为西班牙人喜好斗牛，是他们轻生的原因呢？”

“难道你认为人的生命当真有什么重要的价值吗？”

我向他瞅了一眼，因为他的话里带有一种明显的揶揄的口吻；我发现他的眼睛里饱含着讥讽的神情。我脸红了，因为他使我突然感到自己太年轻了。他的神情的变化使我感到惊异。他原来显得和蔼可亲，那双大眼睛既温柔又友好；但这时他的脸上却呈现出一副挖苦人的、傲慢的神色，使人感到局促不安。我于是对他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后来整个下午我们很少再交谈。但当最后一头公牛被杀死，我们都站起来要走的时候，他却与我握手告别，并说希望以后能再见面。这纯粹是出于礼貌的客套话，我想当时我们俩谁也不会认为还会有再见的丝毫可能性。

但事有凑巧。二、三天后，我们果真又见了面。那天下午我去到塞维利亚一个我不大熟悉的地区，想参观阿尔巴公爵的宫殿。我听说宫内有一座美丽的花园，还有一间房间，它那豪华的天花板据称是在格拉纳达沦陷之前由被俘的摩尔人建造的。要进宫殿可不那么容易，但我非常想进去看看。我心想，盛夏季节，游客寥寥，或许花上二、三个比塞塔，也就可以进去了吧。结果我大失所望。

管理人告诉我，房子正在修缮，外人一律不得入内，除非持有公爵代理人的介绍信。我没有别的事可干，便折道向阿尔卡萨王家花园走去。这花园原是唐·彼得罗暴君的古王宫，塞维利亚人至今还记得这位暴君。徜徉于花园的橘树和柏树丛中，着实令人心旷神怡。我随身带着一本书——一卷卡尔迪隆的文集。我坐了片刻，便看起书来。随后我又去散步。塞维利亚老区的街道很窄，曲曲弯弯的，在那些搭着帐篷的街巷里漫步，倒也赏心悦目。但路却不大好找，我转来转去，最后竟迷了路。正当我晕头转向，不知该往哪里迈步时，却见一人迎面走来。我认出来他就是我在斗牛场上的那位相识。便上前拦住他，向他问路。他也记起了我。

“你自己是不会找到路的，”他笑着转过身，
“我陪你走一段吧，直到你不会走错为止。”

我不让他这样做，可他不听，说这对他并无麻烦。

“这么说，你还没离开这儿？”他对我说。

“我明天就走。刚才我去了阿尔巴公爵的旧居，本想看看摩尔人建造的那块天花板，但没让进去。”

“你对阿拉伯艺术感兴趣？”

“是的。我听说那块天花板是塞维利亚的一件珍品。”

“我想，我能让你看到另外一块足以同它比美的天花板。”

“它在什么地方？”

他若有所思地看了我几眼，似乎在打量我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最后，他显然得出了满意的结论。

“假如你有十分钟时间，我就带你去。”

我连忙向他热情道谢。我们转身朝原路走去，一路上边走边聊，直至走到一幢大房子跟前。那房子刷成浅绿颜色，看上去象座阿拉伯监狱，临街的窗户全用铁条钉得严严的——塞维利亚的许多房子都钉有这种铁条。我的向导在大门口拍了拍手掌，便有一个仆人探出窗口朝天井里张望，并拉了一下门绳。

“这是谁家的房子？”

“是我的。”

我感到十分惊讶，因为我知道西班牙人对自己的住宅护卫森严，是很难得让陌生人到自己家里去的。沉重的铁门打开了，我们走进院子；穿过院子后，又走过一条狭窄的过道。这时我突然发现自己置身在一座迷人的花园中。花园的三面都有齐房高的围墙，墙上古老的红砖已年久褪色，上面长满了玫瑰花，把整堵墙遮得严严实实的，花丛中散发出浓郁的芳香。整个园内花木葱茏，一派蓬勃景象，似乎连园丁也无法控制自然界过于旺盛的生机。棕

榈树为追求阳光而拼命生长，直插高空；另外还有苍翠的桔子树，还有许多我叫不出名字的开花的树，和那遍地开放着的玫瑰花。第四堵墙是摩尔式的凉廊，它的马蹄形的拱门上装饰着精致的窗花格。穿过这道墙，那块富丽堂皇的天花板就出现在眼前了。它同阿尔卡萨宫的那块天花板确实有点相象，不同的是，它不象后者那样，几经修缮，已失去了原有的魅力；它的色彩柔和悦目，真不愧是一颗稀世的明珠。

“请相信我吧，你不必为没能看到公爵的府邸而懊恼。相反的，你可以自诩，你看到了任何别的外国人所没有看到过的东西。”

“谢谢你让我来看这块天花板，我真是感激不尽。”

他骄傲地环顾着自己的周围。我很理解他这时的心情。

“这块天花板是我的一个先祖建造的，那是在唐·彼得罗暴君时代。连国王本人也可能不止一次地和我先祖一起，在这里寻欢作乐过哩。”

我拿出了我带在身边的那本书。

“我正在读一个剧本，唐·彼得罗正是剧中的主角之一。”

“是哪个剧本？”

我把书递给他，他向书名瞟了一眼。我一边向

四周浏览，一边说：

“当然罗，这座漂亮的花园对整个景色起了锦上添花的作用。这一切是多么富于浪漫色彩呵！”

显然，我的热烈赞赏使这位西班牙人很高兴，他笑了。可是我早就察觉到，连他的笑也是阴郁的，当他笑的时候，他脸上惯常所有的那种忧悒的神色并没有消失。

“你愿意坐一会儿，抽支烟吗？”

“非常乐意。”

我们便离开那里回到了花园，迎面碰见一位太太，坐在一条长凳上。就象阿尔卡萨王宫花园里的那些凳子一样，这长凳是用摩尔式的瓷瓦做成的。太太正在忙着绣花。她迅即抬头看了一眼，见到我这个陌生人，显然吃了一惊，便向我的伙伴投去探询的目光。

“请允许我向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妻子，”他说道。

太太神色庄重地点了点头。她长得非常漂亮：俊秀的眼睛，高高的鼻子，配着小巧玲珑的鼻孔；皮肤又白皙又细腻；头发乌黑乌黑的，并象大多数西班牙妇女一样，长得很稠密，但中间却露出一大绺白发；她面容光润，很少有皱纹，看上去至多不过三十岁年纪。

“贵府的花园实在可爱极了，太太。”我这样

说，因为我觉得总该说点儿什么才成。

她向花园冷漠地看了一眼。

“是的，它是很美。”

我突然感到窘迫不安起来。我并没有期待她会对我有什么热情的表示；即使她对我这位不速之客十分讨厌，我又岂能责怪她呢。然而在她身上有着某种叫人捉摸不透的东西。这并不是一种强烈的敌意，但我觉得仿佛有什么东西已经在这位太太身上死去了。这种想法似乎荒唐可笑，因为她分明是一个既年轻而又漂亮的女人呵。

“你们要在这儿坐下吗？”她问丈夫。

“假如你允许的话。只坐几分钟。”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她收拾好丝线和绣花架，站了起来。这时，我发现她的身材比一般西班牙妇女要高。她毫无笑容地向我鞠了个躬。她具有王后般庄重的仪态，走路的姿势雍容大方。我那时毛躁轻率得很，记得曾在心里暗自嘀咕，这位太太可不是那种你可以乱开玩笑的女人呵。我和男主人在那张色彩缤纷的长凳上坐了下来。我递给他一支烟，替他点了火。他手中仍拿着我那本卡尔迪隆文集，这时正信手翻弄着书页。

“你正在读哪个剧本？”

“《珍惜名誉的医生》。”

他瞧了我一眼。我在他那双大眼睛中看见一道讥讽的闪光。

“你觉得这个剧怎么样？”

“我觉得它叫人受不了。当然罗，剧中的思想同我们现代人的观念已经格格不入了。”

“你指的是什么思想？”

“就是为名誉决斗等等那套玩艺。”

我得解释一下，很多西班牙戏剧都是以名誉问题为主题的。名誉是贵族们的行动的准则，它能驱使一个男子冷酷无情地杀死自己的妻子，不仅仅由于她对丈夫不忠，而且只要她的行为引起了流言蜚语——哪怕事实上她并不应该对这种流言蜚语负有什么责任。我正在阅读的那个剧本就是一个例子。剧中所写的蓄意谋杀事件，比我以前读过的任何作品更为残酷。那位珍惜名誉的医生，纯粹是为了面子问题，在自己妻子身上报了仇，尽管他明明知道她是清白无辜的。

“这是西班牙人的天性，”我的朋友说，“外国人对这是无能为力的。”

“算了吧，从卡尔迪隆时代到如今，不知有多少水流进了瓜达尔基维尔河。你总不至于认为现在还有人相信那一套吧。”

“不，我恰恰认为即使在现在，当一个丈夫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受侮辱的难堪的境地时，他只有去杀

死那个给他造成这种处境的人，才能为自己恢复名誉。”

我未置一词。我当时认为，他无非是为了表现罗曼蒂克而故作姿态罢了；我心里想，你别再胡扯了吧！他朝我讥讽地笑了笑。

“你听说过唐·彼得罗·阿古里亚这个人吗？”

“没听说过。”

“这个名字在西班牙历史上是颇有声誉的。他有一位祖先是菲力浦二世手下的西班牙海军上将，另一位祖先是菲力浦四世的好友。奉国王之命，瓦拉斯基还曾为他画过肖像呢。”

我的主人迟疑了片刻。他若有所思地对我凝视良久，然后才继续说下去。

“在菲力浦时代，阿古里亚家族家财豪富。但到了我的朋友唐·彼得罗继承父业时，家境已趋衰败，可还不能算穷。他在科尔多瓦和阿吉拉尔两地都拥有产业，他在塞维利亚的住宅至少还保存着这个家族早先发家时的痕迹。当他宣布他与破了产的阿卡巴伯爵的女儿索莱达德订婚的消息时，整个塞维利亚城大为震惊，因为虽然她的家族声名显赫，她的父亲却是个老无赖。他到处借钱，债台高筑，为避免破产，不惜采取种种不光彩的手段。但索莱达德长得美貌非凡，唐·彼得罗爱上了她。他们结了婚。他发疯似地爱着她，也许只有西班牙人才能有

如此炽热的爱情。但他痛心地发现，她却并不爱他。她温柔敦厚，是个好妻子，好管家。她也很感激他，但仅此而已。他想等她有了孩子，情况就会好起来的。可是孩子出世后，情况依然照旧，他从一开始就感到的那层隔阂依然存在。他为此痛苦万分。最后他对自己说，她因生性过于高雅，故而难以屈尊于世俗的感情。于是他放弃了一切希望。他想，她太高不可攀了，他和她太不相配了，因此她无法产生一般的儿女痴情。”

我在座位上不安地移动了一下，心里想，这位西班牙人未免夸大其辞了吧。西班牙人继续往下说道：“你知道，在我们塞维利亚，歌剧院只在复活节过后的那六个星期里才有演出，塞维利亚人对欧洲音乐又不太感兴趣，所以我们去歌剧院，与其说是为了去听演唱，还不如说是为了去会朋友。象别的人家一样，阿古里亚家在剧院里订有一个包厢。他们去观看了那一年的首晚演出。演出的节目是《塔纳豪伊赛》^①。唐·彼得罗夫妇象所有典型的西班牙人一样，虽然整天无所事事，却总爱姗姗来迟。他们直到第一场快演完时才走进剧院。幕间休

^①塔纳豪伊赛——十三世纪德国一位擅长爱情歌曲的歌手。民间流传着关于他的冒险经历的传说，后代作家根据这些传说创作了一些剧本。